乾隆鄞縣志

鄞縣志卷三十

辯證

文種非鄞人

以越大夫種爲鄞人其說出於王厚齋而成化四明郡志遂收入人物門後來皆因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攷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註云楚之鄒人第四卷尊師篇註云楚鄞人鄒鄞字形相涉安見鄞之必是而鄒之必非耶高氏注以范蠡爲楚三戶人葢本於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荊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

種曰無鄞也云云是大夫種嘗爲宛令而三戶則宛里名也種既宦於楚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種爲楚人非越人明矣且使種而誠鄞人也則虞翻朱育悉數會稽之先賢何以皆不及種而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敘人物又何以絕不一及乎太平寰宇記敘荊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郢人樂史生於宋初其所見呂氏春秋注當是郢字今本作鄒又作鄞皆轉寫之譌郢爲楚都鄒鄞皆非楚地也厚齋學問該洽獨此一條偶據誤本清容居士厚齋之高弟而修四明志不取其說蓋已疑而未信矣頃閱全氏結埼亭集有辨一篇雖未能據寰宇記以證其譌然亦先得我心者并附於此

全祖望辨大夫種非鄞產云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攀援古人以爲桑梓生色予謂不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尙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爲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以父母之邦也兩先生之言善矣而以予覈之則有疑焉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說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於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致殆非眞賢然則種非鄞

人矣吳越春秋內傳曰勾踐還自吳范蠡謂種曰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憂不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悔不隨范蠡之謀又曰勾踐賜以屬鏤之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攷之益非鄞人矣夫越絕書雖非出於子貢之手然固西京之筆吳越春秋雖係皇甫摭拾之書要亦自東京以來傳之兩先生據高氏之一言而盡棄諸佐証恐不其然乎又攷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注則曰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然後恍然曰鄒與鄞皆從邑或相近而譌也以深寧東發之博且覈也而一言之失遂貽紛紜千古之誤可不審乎

甬橋非甬水橋

通鑑唐僖宗乾符四年王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甬橋地名在宿州新唐書劉巨容傳作埇橋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埇橋鎮使李志不辨通鑑句讀誤以甬橋連上句改爲甬水橋又以巨容爲明州鎮遏使豈非癡人說夢耶今據新唐書正之

王修非鄮令

寶慶四明志縣令題名漢順帝漢安二年有鄮令王修乾道圖經亦云王修順帝漢安二年令鄮時軍人殺歷陽太守伊曜修誓衆奔入賊營取曜屍葬之今攷會稽典錄但

云揚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不言其爲鄮令後漢書滕撫傳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耀顯軍敗爲賊所殺修之委身授命當在其時修爲揚州從事故得赴刺史之難若爲鄮令則鄮與歷陽相距甚遠守土之吏豈能奔赴且修所赴難者揚州刺史尹耀志譌尹爲伊又以爲歷陽太守與史皆不合據典錄修未嘗爲鄮令故於題名中去之

唐有兩徐浩

唐書藝文志有四明山人徐浩廣孝經十卷乾元二年上授校書郎或疑卽是徐季海唐初明越本一州故賀季眞

永興人而自號四明狂客季海會稽人亦可稱四明山人也然攷諸季海本傳則明皇時已由張燕公薦授集賢校理進監察御史裏行累遷都官郎中領東都選肅宗立由襄州刺史名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又兼尚書右丞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所譖貶廉州長史乾元者肅宗年號也其時季海久巳貴顯安得又有上書授官之事且校書郎秩止正九品季海在西掖掌制巳是五品清要官兼右丞爲正四品進祭酒爲從三品更不當復授九品初階故知進書之徐浩乃別是一人同時而同姓名者爾舊志牽合爲一人誤矣

孔戣奏罷海味

王伯厚云唐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元微之爲越州復奏罷之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閻若璩據元微之奏狀以駁之謂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方合鄉邦故實予以新唐史通鑑及昌黎撰戣墓志參互推之則戣之奏罷卽在元和九年非元和二年也何以證之曰新史通鑑及墓誌皆以戣之奏罷在爲華州刺史時而舊史戣傳云元和九年治信州刺史李位獄爲中官所惡尋出爲華州刺史則其奏罷海味必在是年明矣但諸書皆云戣所

奏而徵之狀獨云因一縣令獻表上論準詔停進豈發之奏得自縣令而爲轉達乎抑先有縣令論奏而發繼之乎此獻表之令當是鄮令姓名不著於志乘良可惜也閻氏因昌黎誌文有元和元年又有明年誤仞爲元和二年不知誌於元年以大理正徵之下卽云累遷江州刺史此後又歷四任而後云明年謂權知右丞之明年也豈得蒙元年之文乎據狀罷於元和九年卽復於十五年長慶二年因徵之奏而復罷閻所稱三罷者固謬王氏云復貢於長慶亦攷之未審也

張知白

張文節知白滄州淸池人攷其歷官亦未到兩浙宋元明

諸志敍人物亦無有及知白者閩志朱賢傳忽闌入之謂與林逋游過四明擇鄞之十七甲居焉此何據耶攷范光陽撰張士塤行狀鄭深撰張邈勳行狀俱云系出文節公知白其後有諱籲者徙居於鄞然則張村之族雖出自知白其徙鄞者乃張籲也籲與知白未知中隔幾世要豈可以後人之卜居斯土而妄引其先世也

王鄞江墓志不足信

閩志載王荆公所撰鄞江先生墓志一篇文最蕪陋乃後人僞造其尤可笑者以張邵張郯張祁三人在從學之列三張仕於南渡初距鄞江之歿七八十年矣何由與鄞江相識乎史簡爲縣小吏卽使慕道來學亦何足稱荆公豈

逆料其後人之貴顯而先貢諛於百年之前乎臨川集本無此文前志亦未之有蓋出於王氏譜乘闒貢士不深攷而詳載之何憒憒也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嘉靖志載汪洙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子思溫觀文殿大學士思齊端明殿大學士孫大猷敷文殿大學士皆妄也按樓宣獻之母即思溫之女宣獻爲太夫人行狀但云祖洙明州助教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仕爲太府少卿直顯謨閣而已宋時觀文殿大學士非曾任宰相者不得除思溫官止少卿直閣洙止爲教授官秩尤卑乃妄稱觀文殿大學士誕謾可笑一至於此端明殿敷文閣但有學士

而無大學士據宋史大猷但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下於學士一等不當妄稱大學士也且敷文閣名非殿名此必謂乘無稽之說而東沙誤采之

陳瓘攝倅明州

嘉靖志謂陳瓘於大觀間攝倅明州此大誤也攷宋史本傳瓘中甲科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瓘欲遠之屢引疾求歸不得去乃檄攝通判明州其云檄攝者承蔡卞之檄也據會稽志蔡卞元祐六年六月以龍圖閣待制知越州八年五月移潤州則忠肅攝倅明州當在元祐末非大觀間矣崇寧初忠肅由諫垣謫居合浦大觀初自合浦還寓家明州其時方以黨籍禁錮安得有攝倅

之事乎忠肅由合浦放還居四明史亦未見年月攷長編載崇寧二年正月陳瓘除名勒停編管廉州四年七月自廉州移郴州此後未見放還明文惟五年正月以星變大赦諸在黨籍者皆得敘復則忠肅之放還大約在崇寧五年其寓居四明亦必在是年也其明年改元大觀又三年以子正彙事被逮遂有安置通州之命自後不復居四明矣然則忠肅寓居四明自丙戌至己丑僅三四年耳

朱文公未嘗至鄞

明倫堂額相傳爲朱文公書閩志謂史忠定浩嘗薦朱文公知南康公詣鄞稱謝寓於學因書焉攷晦翁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在淳熙五年其時史忠定在政府初未歸

鄞自閩到南康亦無取道四明之理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古人恥之晦翁大儒豈以一郡之薦僕僕稱謝此里巷不經之談不可以誣賢者也

陳德剛事不可信

成化志載陳德剛紹定六年名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按德剛父子不見於延祐至正諸志楊實修志始載之其實未可盡信如福州守臣例帶安撫使初無制置之名至簽樞爲執政之職而宋史宰輔表及理宗紀竝無陳德剛其人其爲僞妄顯然此必出於陳氏家譜造譜者不通史學妄意前代職名可以假冒不知樞密乃宰相之貳拜罷姓名具在正史非若它官之可

冒也據志德剛爲著之父而本堂集中絕不言其先世有顯者若顯若顒若伸若德剛實慶延祐志進士題名亦無之竊疑陳氏自顯以下四世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傅會但善善欲長不欲竟刪姑去其已甚者并記所疑以俟博雅君子攷定焉

陳著

陳著先世事迹多不可信予既據本堂集辨之矣今攷成化志所載著事以文集證之亦殊違錯一云景定四年賈似道買公田於浙西著爲著作郎上疏乞罷公田斥逐似道似道怒出知嘉興攷著以寶祐丙辰登第至景定四年癸亥僅止八載校其資歷甚淺無由遽典大郡據本堂集

景定元年三月在鷺洲書院山長任內被薦未幾北還浙漕提領趙與峕辟監三石橋酒庫既而湖南帥趙必晉辟帥準既而江淮提領趙與峕辟蕪湖茶官則本堂實無著作郎之事且與峕卽措買公田之人使著果有彈奏何以轉受與峕之辟此其不足信一也一云咸淳元年似道歸越治母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著爲太學博士率太學諸生上疏切諫不聽似道還朝大怒必欲遠竄上不可改臨安通判今以文集攷之則著由嵊縣任滿咸淳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差通判揚州次年正月五日繳進特改除京簽京簽者臨安府簽判也京簽二年攷滿始除通判其謝賈太傅啟云慕府屬寮躐躋郡佐端自曲成

之造婓然直謝之辭則通判之授實出賈相意矣似道丁母憂在咸淳十年十月非元年也推較其時著正爲臨安倅不得在太學其不足信二也此傳云爲太學博士而陳桱傳又云大父著爲宋秘監知台州官名互異其不足信三也志又云子宓亦有文名攷本堂四子深淪洵沆無名宓者其不足信四也本堂年八十四見其子深跋至德觀記而志以爲八十其不足信五也

王厚齋生卒年月

宋史王應麟傳不載其卒之年月及年歲若干閻百詩據本傳云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又據方回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回年七十四公

長回六歲是王氏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如閣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也今攷延祐四明志人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文首稱柔兆涒灘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季夏聞訃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也惟袁清容集中孔昭孫墓志云大德初昭孫爲慶元儒學正於時禮部尚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門無雜賓則遂以通家子執疑諮謁桷每速席請益似大德初厚齋尚存蓋大德當爲元貞之譌清容涉筆偶誤爾

鄭珞

李志名宦鄭珞傳言宣宗振作吏治特簡廷臣九人知郡皆奉勅以行九人之中若況鍾之知蘇州莫愚之知常州何文淵之知溫州陳本深之知吉安皆以循良著而珞亦與之相上下攷明史宣宗紀宣德五年五月擢郎中況鍾何文淵九人為知府奉敕遣之據況鍾傳同薦者羅以禮趙豫莫愚邵旻馬儀陳本深陳鼎何文淵初無珞名又循吏傳載宣德五年十一月擇廷臣二十五人為郡守奉勅以行寧波則刑部主事鄭恪恪珞卽一人也珞與況鍾等雖皆以宣德五年出守而一在五月一在十一月李志以珞列於況鍾九人之數蓋攷之未審矣明史林碩傳載寧

波知府鄭珞劾中官裴可烈不法可烈竟罷去而循吏傳云魏恪守寧波嘗劾中使呂可烈無狀帝爲誅可烈蓋郎一事而傳聞異詞耳成化嘉靖志題名有鄭珞無魏恪

奉化郡

乾道圖經云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請爲州以境內有四明山故號州爲明而郡名奉化按唐時州郡不並置開元中置明州其時未有郡名也天寶初改爲餘姚郡則稱郡不稱州乾元初復爲明州則稱州不稱郡且唐世亦無奉化郡名至宋始有之宋制諸州兼有郡名以爲封爵之號然多沿用唐舊名惟餘姚縣隸越不隸明故特改之若依圖經所說則開元置州之始已稱奉化郡矣豈其

然乎

觀文府

嘉靖志謂史丞相府理宗賜名觀文府閻氏引紹定辛卯臨安大火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觀文府獨全因謂觀文府當在臨安其實不然宋時觀文殿大學士爲宰執退休之職名紹定火災之時彌遠見任丞相不帶觀文殿銜其所賜之第但當稱丞相府不得云觀文府既稱觀文府則當在四明不在臨安矣但嘉靖志以爲賜彌遠者亦非是彌遠生前未嘗除觀文其季子宇之則曾拜觀文殿學士視執政恩數使理宗果有賜額觀文府之事亦是賜宇之非彌遠也又攷張端義奏議云辛卯融風之變馮樹王

虎知衛相府而不知衛宗廟林介趙汝輝知救相府而不知救宗廟可證臨安史相府初無觀文之稱也

管公明墓

寶慶志有管公明墓在縣西四十里聖女山父老相傳云然無碑碣可攷按管輅平原人卒於魏世其時吳魏隔絶無緣卜葬於此委巷無稽之談豈足采乎

王次翁墓

閩志有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墓在縣城西今海會寺後長子侍御伯庠次子宗正丞伯序墓亦在右案樓攻媿撰伯庠行狀云葬於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太師即次翁也墓當在奉化不在鄞矣

大觀圖經

王厚齋言諸州圖經乃景德祥符所修而郡志但以大觀爲據譏其昧於史學予謂李宗諤圖經南渡之際都已散失即大觀中明州所修圖經亦復闕佚後黃鼎得其書獻於郡守張津而續成之乾道寶慶二志序據大觀而不及祥符者舉其見存者言之非有誤也

豐稷功德院

嘉靖志妙智講寺宋治平元年尚書豐稷請爲功德院賜今額按治平之初清敏未爲尚書寶慶延祐諸志皆無此事此必譌也據郭受碑稱治平元年天子有事於明堂詔天下有未係錫名者皆例賜其額茲院始革爲妙智則知

妙智之名非由豐公而改也

婁寅亮上疏年月

婁寅亮史稱永嘉人不言其徙鄞寶慶延祐二志皆無之成化志始列於人物未知所據按宋史本傳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請選太祖諸孫賢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嗣之生帝讀之感悟紹興元年名赴行在復上疏請宣告大臣行之高宗紀則以寅亮上疏繫之紹興元年六月而不及建炎四年之疏此史家省文耳成化志竟以第一疏屬之紹興元年且謂高宗時年三十未有子此宋史所無而以意妄增也高宗生於大觀元年丁亥至紹興元年辛亥止二十五歲耳不當便云三十孝宗紀先言昭慈太后

自江西還嘗感異夢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
宗尹亦造膝以請於是詔選太祖之後次及寅亮上書事
此史家歸功母后大臣之詞若以事理揆之寅亮之奏必
在建炎四年八月以後其時孟后已還自虔州而諸臣尚
未有造膝之請及高宗聞之不怒於是范宗尹等得從容
造請而寅亮以富直柔薦召赴行在則在紹興元年故第
二疏有去年上章之語也若以第一疏即在紹興元年六
月則其年五月已有詔令知南外宗正事令廮選年幼宗
子將育於宮中矣何煩寅亮之請疏遠小臣其敢貪天功
以爲已力乎愚故疑寅亮第二疏亦在五月以前紀所書
六月一條乃擢寅亮爲監察御史之月非上書之月也

袁桷上王深寧書

闡性道志言桷仕至侍講學士歸里上王深寧書有云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靖念斯文詎宜束之高閣則其媿仕之心亦自見於辭矣攷深寧卒於元貞丙申其時清容未登仕版此不稽其年代而以意妄測也

王𣝣奏從祀事

成化嘉靖志俱載王𣝣奏請楊時羅從彥李侗等從祀孔子廟庭上可其議攷明史禮志楊時從祀在孝宗朝羅李從祀在神宗朝而𣝣爲給事乃在宣德之世時代隔越卽使𣝣有此奏亦不當云可其議也楊實老儒不諳掌故輕信私家譜乘故多舛譌東沙輩亦不攷而襲用之但孔廟

從祀非尋常事不可沿襲譌舛以滋後人之疑故特爲辨之

蔣曉非蔣猷曾孫

閩志以蔣曉爲猷曾孫附於猷傳之後攷袁清容集有將作監主薄蔣公墓誌即曉也敘其世系特詳曉之曾祖梗台州通判祖如愚隆興府通判父嶠貴池縣丞爲諫議大夫峴之弟其銘云蔣姓宗姬函亭漢侯居鄞發祥唐季是稱則曉之先世自唐季已居鄞而猷以南渡避寇始遷於鄞其非一族可知矣乃引以爲曾祖何其妄也

豐寅初

嘉靖志敘寅初兩事一云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上

書諫觀燈謫德化學教諭一云建文壬午棄官歸蓋皆本其家傳而全祖望辨之云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教諭其子慶以宣德中用父官籍自江西中式則謂遜國中棄官者妄也今攷水東日記云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教諭則寅初未嘗爲國子司業傳所云直諫謫官者亦妄也志家好信家乘而旹舊志得毋爲若輩技倆所誤邪

王鄞

丹山圖詠云秦皇神將有王鄞驅山塞海溺其身葬於水底不塡築號作鄞江今見存丹山圖詠出於道藏相傳木元虛撰賀知章注其實宋以後道士妄作前志亦無及王

鄞者餘姚黃氏雖不信其說而所作四明山志頗錄之恐好奇者引爲掌故特爲辯之鄞縣自以赤堇得名明人乃有夏禹時堇子國之說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因秦始皇之居鄮縣而傅會爲王鄞事因漢光武之官奴城而傅會立劉植廟皆不學者爲之也

賀知章朝英集

閩志載賀知章朝英集三卷按唐書藝文志朝英集乃開元中張孝嵩出塞朝士所作送行詩知章特其一人爾未可列諸著述之數今删之

陳巘

陳巘之名不見於宋史寶慶延祐二志附其名於陳禾傳

但云第進士而已成化志乃有為給事中翰林學士之說其實全未可信據云巘之拜翰林學士由呂好問所薦攷好問執政在建炎元年未幾即罷而巘乃於紹興八年登進士十四年高宗幸太學巘為國子正其遷給事中雖不詳年月而在職六載又出為濠州則當在紹興二十三四年矣距好問執政幾及三十年乃云好問薦其才名拜學士豈非謬乎又云擢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此亦作僞者自露破綻宋之給事中職司封駁豈若明之科道以彈劾為職乎又云自知制誥知濠州攷宋初沿唐制以知制誥行中書舍人之職自元豐改制以後掌外制者竟除中書舍人或云直舍人院未有單除知制誥者也且南宋以濠

州爲邊郡兩制近臣亦無授邊遠小郡之理此亦可疑也

寶慶志既附職名又稱其三世登科豈有官登兩制而轉不一及之乎且汞所撰經解由史直翁進於朝乃授其孫以官使其子於紹興中已掌內制當不待直翁奏進矣故知巘之官位不足信也志又云曾孫大震元孫伯鼎俱登翰林時人稱爲祖孫三學士攷延祐志衣冠盛事亦無之

陳槩

陳槩事延祐志不載而成化志增之攷其實亦難信槩所傳者惟使金不屈及抗章論呂祖泰無罪兩事據其家譜則槩之除左正言在嘉定七年其時韓侂胄已死祖泰久已得官矣何待槩言而釋乎宋史寧宗紀金史交聘表俱

不見槩名郎使果有奉使事而是時金已衰亂豈能以非禮摧抑使人所云不屈亦後人不攷時勢而妄言耳

小江湖非西湖

小江湖郎它山堰王深寧之辨審矣而乾道圖經云唐貞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建說者疑它山堰爲王元暐所築不當更屬之君照乃以城中日月兩湖當小江湖此大不然唐初鄮縣治故勾章城郎今小溪故唐志及圖經皆云城南二里爲小江湖此舒亶所引之圖經若乾道圖經則云城南二十里據今縣治而言惟舒亶西湖引水記乃云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照修也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攷之唐志本是小江湖今改爲小湖又引里俗細湖頭以

實之誤亦甚矣或又謂王君照引它山泉入城導爲日月雙湖以附會舒亶之說尤爲疏謬蓋必先有城而後有湖貞觀之世三江口非縣治安得有城又安得有湖哉楊蒙它山堰引水記謂王元暐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而入瀦爲平湖然則日月二湖亦起於元暐非君照也蒙亦北宋人而其言較之舒亶爲可信魏峴它山水利備覽謂小江湖即日湖其誤與舒亶同總由不知貞觀初之縣治非今縣治故耳夫小江湖之與它山本一地也君照剏湖於前元暐築堰於後相距二百年何妨改作且貞觀之初疏溪爲湖地勢既高而無堰閘以蓄之故一時雖獲灌溉之利未久而即廢不若元暐之功施千載然其

刱始之績自不可沒也

舊志源流

乾道四明圖經十二卷

宋乾道五年直秘閣知明州張津撰

黃鼎序曰山海有經輿地有圖郡邑有圖經此古今所共由而一日所不可闕者也蓋天下之阨塞戶口之多寡不有載籍以著其所以然則所謂阨塞多寡者雖欲具知而不可得此博古之士所以勒成一書以昭後世而傳無窮也爰自大觀元年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縣編纂圖經於是明委郡從事李茂誠等撰述攷地里之遠近戶口之主客與夫物產之異宜貢賦之

所出上而至於人物古跡釋氏道流下而至於山林江湖橋梁坊陌徽而至於羽毛鱗介花木果蔬藥茗器用之類莫不畢備書成未幾而不幸厄於兵火遂使存者亡全者毀前日之所成者泯然而不見制置直閣張公治明之二年政成民和郡以無事迺登黃堂而歎曰明之爲郡亦久矣在古爲餘姚之墟在漢爲會稽之境逮唐武德中而即鄮置縣開元中而即縣爲州山有四明洞有棃州有孫興公見之於賦有梅仙虞喜之所廬有任奕董黯之人物有王密房琯之德政有建隆郡守康憲錢公億之墓有熙寧宰相荆國王文公之祠其他山川勝概彰彰在人耳目者未易以縷舉而圖經則闕焉

詎可不搜訪遺亡以補四明之故事也哉公乃分委僚屬因得舊錄更加採摭纂爲七卷又以篇什碑記等爲五卷附於其末噫年歷四十餘守更數十政其間非無銳意立事欲作爲一書垂之永遠者或因循未暇今公啟是念於黃堂之上財六旬而編帙粲然大備鳩工刊木昭示將來信乎天下事非立志堅而用意到疇能有成哉乾道五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職郎新虔州瑞雲縣主簿主管學事三山黃鼎序

案此書藏於四明文獻大約非足本其敘四明山人徐浩進廣孝經事特辨之云非徐季海也乃知古人讀書精審其賢於張開諸志之牽合傅會多

矣

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

宋寶慶五年尙書廬陵胡榘仲方知府事命贑州錄事叅軍羅濬重修濬亦廬陵人也郡志十一卷鄞志二卷奉化志二卷慈谿志二卷定海志二卷昌國志一卷象山志一卷

羅濬序曰四明舊有圖經成於乾道五年蓋直秘閣張公津守郡之三祀也先是大觀初朝廷置九域圖志局令州郡各編纂以進明已成書而厄於兵火遂逸其傳三山黃君鼎得所藏以獻張公乃俾僚屬叅稽釐爲七卷而鋟諸梓然自明置州至是四百三十二年而城池

之遷徙縣邑之沿革人未有知其的者唐刺史韓察實州城石刻尚存於時且未之見他豈暇詳甚哉作者之難固有俟述乎後者也尚書廬陵胡公棨以寶慶三年被命作牧上距鋟梓之歲甲子欲周而竟未有述之者越明年政修人和百廢具興爰命校官方君萬里取舊圖經與在泮之士重訂之未幾方君造朝事遂輟又明年濬調官道次來謁鈴齋尚書俾專任斯責質諸尚書出孟夏迄仲秋成二十一卷圖少而志繁故獨揭志名而以圖冠其首考據之未精搜訪之未博淺學其敢辭譴而百五十日之間用力亦勞矣竊嘗謂道地圖以詔地事道方志以詔觀事古人所甚重也圖志之不詳在

郡國且無以自觀而何有於詔王哉欲知政化之先後必觀學校之廢興欲知用度之贏縮必觀財貨之源流觀風俗之盛衰則思謹身率先觀山川之流峙則思爲民興利事事觀之事事有益所謂不出戶而知天下者也今有司類謹簿書期會問以圖志之事率曰是非所急尚得謂之知務乎尚書名還孔邇執六典入則之要按九賦九式之目以佐聖天子經綸四海則收圖書固相業之一天下之大一邦之推爾注意拳拳有以也夫

從仕郎新贛州錄事參軍廬陵羅濬序

全祖望曰胡榘爲澹庵之從孫其家世遠有淵源惜與薛極並登史相之門當時有草頭古之謠君子惡之然

其爲甬上制置則多善政固不以生平廢也乾道志非完豹故寶慶志爲甬上諸圖經之首其書出於參軍羅濬之手

案此書雖修於寶慶而卷內敘事往往及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諸後人次第增入非寶慶元刻之本

開慶四明續志十二卷

宋開慶元年慶元府學教授梅應發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劉錫撰前八卷皆述判慶元府吳潛政績後四卷則潛所作詩詞也

序云四明志作於乾道述於寶慶詳矣然則何續乎所

以志大使丞相履齋先生吳公三年治鄞民政兵防士
習軍食興革補廢大綱小紀也其已作而述者不復志
昔人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民事爲意惟向文簡大耐
官職勤於政事所至著稱公不均其逸而先其難過於
文簡數等矣又謂寇萊公所至多游宴張文定倘蕩任
情獲盜縱遣公慨念海道東達青齊禦侮弭盜之方周
防曲至世人未必盡知也若夫切切昳畝盻盻雨晴一
游一詠可以觀焉故幷載之於后以詔來者葢公之學
達於體用自身而家家而國國而天下有本者固如是
也豈規規然求度越於寇張二公哉雖然鄞猶故鄞也
昔何爲而匱今何爲而豐昔何爲而蕩無紀綱今何爲

而麤知理法覽者必有得於是編之外開慶元年中秋日門生迪功郎慶元府府學教授梅應發奉議郎添差沿海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新添差通判鎮江府劉錫百拜謹撰

案此書乃吳履齋幕下士所作名爲續志實皆頁諛之詞履齋在四明固多善政然矜誇之意多謙抑之意少毋乃好名而昧於撰述之體乎

延祐四明志二十卷

元延祐七年集賢直學士鄞人袁桷撰其書分類十二曰沿革攷曰土風攷曰職官攷曰人物攷曰山川攷曰城池攷曰河渠攷曰賦役攷曰學校攷曰祠祀攷曰釋

道攷曰集古攷

自序曰成周疆理之制審乎王畿首合同姓以夾輔至於四履則必假異姓焉以控遏之先後疏附曲盡其制何周且詳也四方之志猶懼其不能以悉知也則必以外史筆之社亡入秦而其書具在區區刀筆吏獨能收其書據要漢中夫豈偶然也哉世祖混平寰宇首命秘書監儒臣輯大一統志沉幾遠畧與昔聖人意旨脗合然而郡志鈌落其遺帙未備焉者不復以徹於上馬侯潤甫國嘗為中秘臣知之矣暨守四明迺曰明舊有志今為帥大府浙東七州推明為首扼塞戶版物產地利是宜究察以待問清風舊德與昔之髙閎巨閥屬於宅

里者猶可考也謂柄久爲史官宜有述柄抑嘗聞之洙泗遺澤稽之以久遠者道德之澤也訖錙銖之利以害於吾民者昔人之所不道空虛說增農日益困甚者紀其山林屋室之盛奉書詣庭若軌符契爭莫能已是殆昔之無知者根其禍也管夷吾作書訓子弟良厚而內政以魚鹽爲急儒者訴之維明負山横江歲厄於水旱河渠是先牧民之本推其沿革覽其山川知昔時得人之盛宮室戶口之無恒釋道遺文之盛衰是皆足以增其示嘆焉者矣迺爲十二考以志其事遂不敢以荒落而有辭也馬侯爲政愷悌惻隱以宜於民民以不病郡博士吳君廷獻勤恪承令詢索州縣之所宜聞者良備

因是得以成書焉延祐七年十一月庚寅集賢直學士

袁桷序

全祖望曰此志流傳甚寡吾鄉但有兩本一在天一閣

范氏一在陸高士春明家然皆失去第九卷至第十一

卷蓋無從覔其足本矣清容文章大家而志頗有是非

失實之憾如謝昌元趙孟傳皆立佳傳而袁鏞之忠反

見遺又累於吳丞相履齋有貶詞殆以其大父越公之

怨非直筆也

按伯長元時館閣鉅手其撰志時王厚孫亦在分

修之列繁簡有法可謂佳志後人特以不立袁進

士傳少之當時去德祐未遠或有所忌諱而不書

至如謝趙二人以官高例得立傳且亦未掩其仕二姓之迹揆之史法本無可議必以曲筆詆之亦已甚矣

至正四明續志十二卷

元至正二年慶元路總管王元恭撰其門類悉依袁氏之舊袁氏所未備者依類補之

敘云道地圖道方志先王立國之本也辨封域謹職守司徒立政之要也四明爲浙東望郡藩閫所鎮蠻徼所通風俗所會土地所宜人物所萃出山陵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名物之所當周知宋寶慶開有志暨入國朝當延祐庚申殆將百年城邑改觀時俗因革未有考其事

而修之者於是郡人侍講袁公桷作為新志又廿有二年會部使者贍思公巡行至郡俾重刊舊志與新書並傳亦既敘其說於篇端余叨守是邦思所以亘歷今古補其闕畧乃命耆髦之士日與討論復成續志凡一十二卷庶幾先後該貫觀覽無遺少裨立國立政之本要以備太史之採擇云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既望蠡吾王元恭序

全祖望曰王總管寧軒於吾鄉為循吏其整頓它山隄堰最有功志中所書隄堰補清容所未備元時牧守如此蓋絕少者

案此志刻於宋史未修之前今宋史史彌鞏王文

貫趙逢龍鄭覃諸傳實藍本於此蓋史局初開編
修官危素嘗來明州采訪因得而錄之

成化四明郡志十卷

明天順間知府孝感張瓚延郡人楊實重修刻未半而
張遷去後守莆田方逵督成之刻成於成化四年安成
劉釪爲之序

序云寧波古甬東地秦漢屬會稽郡唐爲明州以境內
有四明山故名其地濵海枕山臂江人物財賦自昔爲
列郡之冠而宦業科第於今爲尤顯焉歷代所修及儒
者所述若志若記之類雖各有所明然得此而遺彼或
循認而泯實無完書以考見一郡事物之全至宋尙書

王公應麟元學士袁公桷相繼纂修稍爲詳悉然亦多散亡遺佚而袁之後迄今又幾二百年未有續者誠政之缺也天順間孝感張公瓚來守是邦政行民說百廢具舉實切留意於此詢諸郡人知前司安成訓楊先生實學博才贍足以任筆削之寄也乃館之於公授以前志俾重加修輯先生斟酌舊典採摭新聞芟繁而取要因畧以致詳自沿革至集古列之爲二十考總之爲十卷於是郡中事物古今鉅細紀載無餘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張公命工鋟梓及半而有廣東參藩之擢莆田方公遂自廷評來繼其職德以愛民而才稱其德尤以是志爲當務乃重加校正而督成之以余有同年之好

書來請爲序夫夏有禹貢周有職方春秋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至秦郡縣天下歷漢晉隋唐以來而郡邑多有志矣然豈易爲哉蓋文獻不足則採擇不備去取不精無以取信於世非爲政得人則信道不篤見義不爲不能圖傳於後今寧波之志前有王袁二公作之後有楊先生述之而燦然以明惟張公克勤厥始惟方公克成厥終而確然以傳信所謂文獻足徵而人存政舉也後之人獲觀一郡成書以資其見聞充其知識又取前修之成憲以爲治身守官之法則是書於政教豈小補哉故不辭而爲之序云成化四年戊子春正月中澣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奉勅提調學校安成

劉釪書

按此志在張時徹之前而明史藝文志不著於錄外間流傳亦少攷文淵閣書目有明州府志蓋洪武初所修又有寧波府志則永樂中所修今皆不可得見矣此書首行自稱後學意在續袁清容之書故不名寧波府而名四明郡志今刋本或改四明爲寧波乃後人所爲其改換痕迹尙存也

寧波府簡要志五卷

明按察僉事黃潤玉撰其書分輿地山川城鎭河防官府學校祠壇賦役郵驛墟場食貨人物寺觀古蹟藝文十五門

按此志不見於明史亦未有刊本文雖簡而義例已具惟敘名宦以孔戣爲明州刺史則攷之未審也

寧波府志四十二卷

明嘉靖中郡人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撰始於己未九月成於庚申五月其時知府則威遠周希哲也有提學副使范惟一吏部尚書聞淵二序及時徹自序

序云寧波故會稽部也故有會稽志頗徵吾郡事其前則有若張津乾道圖經後則有若羅濬寶慶志有若袁桷延祐志有若王元恭至正續志有若楊實成化志有若黃潤玉簡要志今所傳則實志也迄今曠闕蓋九十

有五年矣刻又災於燹攸余友戴鯨氏慨文獻之無徵也乃總而輯之名曰志徵加詳核矣感遠周君之來也謁余請曰希哲不佞忝蒞茲土不察於方域之故輒諏諸掌故無聞焉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夫已事之無稽也余何以政乎惟執事圖之余固讓不獲乃進諸文學議曰昔呂覽之作成於衆彥尙蒙龐雜之譏淮南之書采掇諸家猶有衮說之誚諸君能免此乎僉曰敢不力又曰夫志不法遷固則體裁不文不表沿革則廢置不辨不別疆域則奠麗不昭不綜經制則保乂無紀不詳物土則役斂無藝不錄人物則美刺無章不采藝文則述作不備諸君能辦此乎僉曰不敢不力乃分門別

類俾各殫其見聞猥幽微蒐放佚正舛譌核名實蓋自歷代國史碑銘志狀以及稗官小說咸摭其可徵者而又質之於長老裁之以天理民彝以秩王章以嚴治紀以明物則以正人倫始於嘉靖己未九月十有六日訖事於庚申五月六日凡爲類五爲目五十爲卷四十二余諦而觀之輒自嘆曰余爲斯志而重傷政習之不古也蓋昔之政也一今之政也棼昔之疆也寧今之疆也擾昔之役也簡今之役也繁昔之歛也紓今之歛也棘此皆由乎上者也昔也儉今則侈昔也朴今則尚浮昔也務本力業今則末技冶遊昔也行有枝葉今則言有枝葉此皆由乎下者也夫由乎上者吾無如之

何矣其由乎下者乃又不能挽而囘之則將何以洗靡
競而返淳龎乎語曰障狂瀾者以千鈞之石療奇疾者
以百金之劑然則欲復騶虞兎罝之盛釋鴻雁萇楚之
悲豈凡衆所可庶幾者哉於乎生斯官斯者觀於此可
以深長思矣昔余之有知也陟降山川逖則古昔見舊
志之蹠盭恆有餘慨焉及屏伏田間數以語於當道率
見爲迂濶漫不可問甚者以嫌詬爲解遂置不復語微
周君政先大者其孰能無所因而首事垂不朽之良圖
哉然余竊有愧焉子長孟堅皆世史也才雄千古乃其
爲書累歲積紀一則發憤於腐刑一則續終於女弟論
者猶或病之今以余之疎陋而成之數月之間欲無繆

戾不可得已覽者尚相與正之是舉也成於海道副使譚公綸繼任郡守曾君鎰而郡丞侯君國治則終始協贊爲多余故併錄之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夏六月既望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

按成化志失之太簡此志搜羅該洽實爲過之當時諸生同參訂者府學則倪珣薛晨盧叔麟李賢鄞縣則洪諆沈明臣何炯張邦輔慈谿則方詔向數奉化則孫繼宗象山則周易俞瀾也纂輯既非一手又亟於成書故不免有舛譌之處要自涉獵古今斐然可觀其論賦稅海防尤見經濟

寧波府志三十卷

國朝康熙十二年知府邱業重修分修者萬斯選萬斯同趙時贊三人未及刋行其鈔本郡中藏書家時有之

序云

昭代鼎興以來版圖日廣萬方晏寧爕理元臣思所以贊鴻猷揚盛烈俾一統無外之規冠軼百王而垂光萬禩於是條上纂修

大清天下通志之議

今上特允之

勅下禮部迺先徵郡國志書臣業承乏寧波奉藩司嚴檄亟有事於纂修顧郡志自明嘉靖以後闕而弗修者幾百二十年非若他郡或十餘年數十年之近可尅日告

竣也遂設局於公署率諸生夙夜編輯凡三閱月而書始成臣業任寧日淺又牽於簿書之務自揣疎陋懼不足以備掌故嘗攷郡之有志始於宋之乾道圖經越六十年而有寶慶志又八十年而有延祐志又二十餘年而有至正續志又百十餘年而有成化志又九十餘年而有嘉靖志迄今纂修之役凡七更撰述矣前志具在取而折衷之莫詳於嘉靖惜乎考覈尚多未精竊以志爲史中之一體而不足以盡史之法猶之頌爲詩中之一義不足以盡詩之情也有徵信無傳疑則志卽謂史有揚善無書惡則志自爲志文取其簡而盡義取其覈而顯如是而已寧之郡境濱於海其山川形勝物產土

俗古今略同若乃秩官兵制一切建置沿革之類因時
異宜至於賦役變更河渠利害選舉本乎學校安危係
乎海防斯皆政教法制之大者也若夫仕其地而宦蹟
可傳生其土而勳德足述表堅貞之淑媛蒐著作之家
藏斯則標儀型而昭芳澤爲記載所並重云其他雜志
雖增損無關輕重亦足以備采摭廣見聞豈好多乎哉
今以百二十年所續纂者合之前志芟其蕪複訂其虛
謬其間入
本朝者三十年蓋綦詳且慎焉彙成三十卷
聖朝憲古右文儒臣學士珥彤摛藻於石渠東觀中者將
光昭大一統之烈勒成一書進呈

睿覽永垂來禩不無有藉於四方文獻以資採擇今遐陬
彈丸之區幽潛湮泯之迹咸得炳耀汗青輝映梨棗正
如泰山河海不遺土壤細流臣業且幸得効其涓埃矣
爰謹識之簡端以徵懽忭康熙十有二年孟夏中浣寧
波府知府邱業序

寧波府志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知府李廷機重修分修者左臣黃姚
宗京二人未及刊刻今抱經樓盧氏所藏鈔本至廿五
卷而止

序云古者太史采列國之風謡貢之天子於以周知政
教之得失風俗之貞淫典至重也後世巡方之職即其

遺意而郡邑又必有志固以備采風所不逮而抑以佐

史官贊筆之需則志之一事所係豈淺尠哉我

國家車書一統百度修明往壬子歲

天子命輔臣請勅直省郡邑各纂修一方之志勒成百代

之書會

天子有事武功垂成未遑茲者四方寧謐正文教振興之

時

天子復命科臣請更勅直省郡邑諸臣將十二年以前之

事重加細訂十二年以後之事尤務精詳廷機承乏寧

郡稟奉

簡書不敢濫寄耳目止擇同郡一二庠士虛公考核矜慎

品題兩閱月而書成於是一郡之山川疆域賦稅土田與夫古今之忠孝節義科甲文章下逮閭閻方伎仙釋怪異之事靡不犁然具備在寧郡夙稱江左之名邦在此書聊資木天之採擇臣不佞庶藉手以告竣矣至於濱海事宜因革損益固不一端俱詳在志中臣又何庸多贅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寧波府知府李廷機序

鄞縣志二十四卷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知縣汪源澤延邑人聞性道纂修分十二攷曰總識曰經制曰形勝曰利濟曰治化曰敬仰曰選舉曰品行曰修辭曰特藝曰方外曰雜紀

汪源澤序云縣志何爲而作也志者記也所以記一邑

在天在地在人之類聚羣分乃徵古以式今亦繼今以接古也鄮隸會稽與越時可徵者則有會稽典錄十道四蕃志夏侯曾先地志改鄮後可徵者宋大觀九域志張直閣津乾道圖經羅參軍濬寶慶志吳制使開慶續志其別著則有明越風物志者姜嶼所撰鄞江志者郡守陳日華俾昭武李皐爲之若朱舍人翌則有鄞川志趙君理與葺則有古鄞志及元纂延祐志者袁翰林桷纂至正續志者王郡守元恭明永樂間修鄞志而未刊迨成化戊子楊外翰實乃成四明志焉黃副憲潤玉別纂寧波簡要志戴少參鯨輯四明志徵其他鄭解元眞之四明文獻錄李隱士孝謙之文獻志與人物考李少

司空堂之文獻志載中丞繁之文獻考皆足以徵古而式今者也嘉靖庚申張大司馬時徹纂寧波府志鄞附見而無專帙迄今一百二十餘年矣我

國朝鼎興

今上康熙壬子歲令郡邑各修其志時雖草創鄞志然悉循嘉靖郡志之舊今年癸亥奉有纂修一統志之命部臣檄浙之行中書省先取證於各邑之志彙於郡而通於省以達於都調年代既久滄桑更變種種不同自宜按籍考訂接古續今以副盛典若是則鄞以新志為憑似當接壬子既修之前以續壬子未修之後若甚易也詎知古之足信者始可以接古今之足信者始可以續

今鄞邇嘉靖一百二十餘年之前固多譌缺又詎知一百二十餘年後之仍其譌缺乎是用新纂而非重修甚不易也源澤承乏是邑甫慚莅任敢不恪慎乃事於是詢諸鄉大夫士咸推聞文學性道留心鄉邦文獻者四十載敬延其博稽確訂新定一十二攷源澤獲總輯其成庶幾在天在地在人之種種可徵古以式今繼今而揆古雖不足上副

朝廷之隆典聊以殫守土之職事云爾歲在癸亥季夏閏月之吉文林郎知鄞縣事黃海汪源澤撰

寧波府志三十六卷

雍正八年知府曹秉仁重修與其事者編修萬經諸生

柴世堂也

序云雍正七年六月余由北直順德蒙

恩調守是邦念海疆重地撫綏非易受事以來夙夜祗懼

思所以無曠厥職者徼天之幸文武協和年穀成熟民

咸勸功樂事凡郡中所當興舉若城垣若學校若月湖

書院長春大嵩諸塘碶亦第訖工獨念郡志爲一方文

獻所關而自前明張大司馬纂修後雖經

國朝邱李二郡守之續修皆未成書責實在守土者且

皇上方有纂修一統志之舉其何以辭因請於觀察孫公

以庚戌季秋開局延薦紳蔣九沙太史董其事佐以諸

生之有文學者而余與觀察公親讎校焉越歲書成壽

之梓而序之曰自書有禹貢周禮有職方氏而後世郡
國之志以興顧作者之學識有醇駁文辭有工拙而書
之得失見焉今夫誌地者必詳其山川阨塞農功水利
生齒謡俗之盛衰以爲施政立敎之資此誌之本務也
其次則宦是土者之遺業偉烈是邦前賢之道德事功
下至草野細民幽閒婦女一行一節之美皆所不遺則
勸懲之道寓焉他若奇蹟異蹟登臨遊覽之勝譬諸饈
羞之有珍錯玩好之有書畫奇器雖足動好奇愛博之
流連而於本務則闊矣後之作誌者一切反之誌山川
不原豬洩誌戸口不究盛衰人物則賢奸雜列而野廟
僧廬達官之墟墓辭人流連光景之作充牣簡牘使讀

者茫然不得要領此數百年來地各有誌而獨稱康德涵之武功誌者有以也寧介在海隅夙推浙東之望郡郡屬舟山爲海道咽喉尤稱險要自康熙中建設縣治移總兵官建牙其地遂屹然重鎮我

皇上睿慮周詳比年沿海水陸戍守皆經

廟謨更定法良意美方大書特書不一書矣其宦茲土者則任侗陸南金王元暐吳潛顏頤仲諸人世稱名宦代未嘗絕至是邦之風俗人才則自唐宋後推衣冠文物之鄉若慶歷之先生淳熙之君子後先相望何彬彬爾雅乎其他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流風遺蹟足以貫金石動鬼神者尤所在皆是也顧紀載之失當前書盡未

能免故余與觀察公力持寧簡無煩寧覈無濫之指而萬太史家傳史法尤能審取舍輕重之宜以授諸生若乃刊落繁冗校正魯魚則余兩載中嘗疲精於是而仁和柴徵士世堂錢塘汪孝廉坤亦其分勞勸者也今展卷而

昭代之文德武功疆內山川之險易瀦渡戶口物產之庶繁是邦名宦先賢之豐功駿烈下至閭閻纖悉之美大者燦若日星小者亦如珠璣華實犁然備具而宮保制府公與觀察公亦許可而命登之梨棗自茲寧之文獻其有徵矣乎抑聞寧之有誌始於宋乾道時知州事張津之四明圖經其後胡尚書榘之寶慶志元王總管元

恭之至正續志皆官是邦者手勒成書而余鞅掌戴星僅集諸賢之長以成是編詎敢與張胡諸先達較文采抑亦藉是以免守郡曠職之誚也是爲序浙江寧波府

知府富平曹秉仁撰

鄞縣志卷三十終